

伽
山
的
筆
記

奧·古卡相著



伽山的筆記

奧·古卡相著

新文藝出版社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伽山的筆記

奧·古卡相著 一 之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小復仇者的續編，伽山在獄中所寫的一本筆記，敘述他在伊期解放事業中參加革命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經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伊期一度曾建立了民主政權。不久帝國主義者利用反動勢力，掀起復辟，又恢復了王權，阿塞拜疆民主黨遂不得不轉入地下。伽山受了黨的教育，擔任地下工作，為黨執行了最艱險的任務，不幸為叛徒出賣，被關入獄中。本書是他的一本回憶錄。在這裏面可以了解黨教育的偉大作用和一個革命戰士的成長過程。

Ованес Гукасян

ЗАПИСКИ ГАСАНА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е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本譯出

伽 山 的 筆 記

奧·古卡相著

一 之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洪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94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6 13/16 字數 135,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 (6) 0.35 元

目 次

筆記的首頁.....	3
筆記一.....	5
筆記二.....	29
筆記三.....	54
筆記四.....	64
筆記五.....	96
筆記六.....	125
筆記七.....	141
筆記八.....	156
筆記九.....	173
筆記十.....	201
作者的話.....	211

主要人物表

伽山 前“小復仇者”隊員，革命戰士，本書主人公。

菲達加爾 早晨報編輯，黨的領導人。

那德日特 醫生，黨的領導人。

阿爾達希爾 革命家。

伊捷金 教師，革命家。

庫力 前“小復仇者”隊長，革命戰士。

柯蘭 前“小復仇者”隊員，革命戰士。

沙里 前“小復仇者”隊員，革命戰士。

散里木 印刷工人，革命戰士。

胡爾希德 石油工人，革命戰士。

梅赫奇 農民，革命戰士。

馬查法爾 學者，國會議員候選人。

阿里 馬車夫。

巴貝克 石油工人。

阿比巴 巴貝克的妻子。

沙庫爾 部落首領，阿比巴的哥哥。

法麗達 柯蘭的妻子。

阿赫梅德 孤兒院學生。

蘇列曼 老皮鞋匠。

阿拉克柏爾 老農民。

依勃拉吉木·阿什拉菲 地毯厂老板。

鉄木尔汗 地主。

馬赫穆德汗 惡霸地主。

阿馬努尔汗 逃亡地主。

馬散勃 環節報編輯。

米尔—法魯赫 鉄木尔汗的伙計。

散伊富拉 檢察官，米尔—法魯赫的兒子。

卡尔奇 美國人，黃金童年寄宿学校校長。

札姆喜德 美國領事館譯員。

漢密尔登 石油公司董事長，英國特務。

奧利凡奇 意大利人，黃金童年寄宿学校教師。

拉吉姆 阿訇。

穆夫松 稅吏。

依薩赫 叛徒。

筆記的首頁

我不是作家，也不是學者。我不會用美麗字句寫漂亮文章。我只想要把真情實話寫出來。

在監獄里寫作是困難的。但是我永遠忘不了的老師菲達加爾又來幫助我了。前次，也是在牢房里，他教會了我識字。這已經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可是我至今還記得他教我的第一課。老師念了薩奇^①的一首詩：

所有的人都是一種材料做成。

出世以後相互間的關係就此發生。

要是忍見他人受苦而不作鬥爭，

怎配稱得上人的名稱。

我，伽山，該要怎樣來幫助祖國伊朗人民的奮鬥呢？陰森森的監獄牆壁，使我無法活動。但是你，菲達加爾，再三對我說：“你要把一切所知道的都告訴別人，這就是你給我的重大報答！真誠的作品，不論它多么渺小，是決不會落空的。”

老師！你將來還能聽到：伽山是始終不愧稱為一個人的。這些簡單的筆記，是我對你教我知書識字的獻禮。

我現在就開始寫筆記啦。

庫力，我們的可愛的庫力，從外面送給我一本厚簿子。這

① 薩奇（一一八四——一二九一）——波斯大詩人。

是一本狹長的賬簿，上面印着紅和藍的綫條，留出頁边的空白。把它藏在牢房牆下的隙縫里是很容易的。我要像會計員那樣，在這本簿子上作出我經歷的總結。

我知道敵人可能害怕這些淺顯的字句。

古代人用厚皮扎緊智慧之書的書夾，并用銅扣扣住它們。我在拉吉姆阿訇①那里看見過這樣的經咒全集。我想到這件事就要發笑。貪心的宗教領袖，封鎖自己的智慧，像封鎖一只只藏金的箱子。願阿拉②審判他們吧！讓他們去留下自己的私產吧。阿訇的厚書，活像墓碑一樣，注定不會起什麼作用的。

我們的書，又淺顯，又朴素。但是，每本書會留傳下去的，會激動人的心弦的。儘管我的文字粗拙，只要人民心里重視其中所寫的事業，那就夠啦。

我在幻想，哪怕只有一個好人讀完這些筆記也好。他至少會把它轉講給另一個人聽……而那個人也一定是有着鄰居和朋友的。

我這本書可能會落在那個陌生人手里——他是一個駝背的瘦子，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六年前，在早晨報印刷間里，他曾整夜問起我的童年、流浪兒的生活以及我朋友們的情況。他說：“應該把你的故事寫成一本書。讓它教會人們認識敵人，憎恨他們。讓它教會人們找到朋友，熱愛他們。”他現在在哪里，我這個陌生的朋友？他有沒有寫好我們這隊“小復仇者”的故事？他還記得我嗎？

但是我沒有忘記他，也沒有忘記他的一片好意。

① 伊斯蘭教的教士。

② 伊斯蘭教上帝的名稱。

当然，我希望將來会再遇到这个人，可是俗語說得好：“赶快寫些有用的作品使朋友快活——也許，你們不会再見啦！”

所以，就讓这些筆記算是我的有用的作品吧。但願靠着这部手稿使我能够再遇見他。

筆 記 一

我想起一九四五年九月——这是一个希望蓬勃的月份。

勝利的夏天，不只使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强盜感到害怕，全世界凡是剝奪人民自由和摧殘民主的人，也都被从奴役中解放出來的人民的威力吓呆了。

我們國家——伊朗——的統治者，害怕逐日强大的工農運動，只好讓步，竭力用一些稍微减少压迫和恐怖的方法來欺騙人民。他們已經不敢公開禁止民主政党^①和民主刊物的活動了。

号召住在伊朗北方省份的阿塞拜疆人为爭取自治权、为爭取用本族語言讀寫、出版和歌唱的权利而斗争的呼声，越來越大，越來越响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那个戴深度近視眼鏡的陌生人。當時我正在民主報紙早晨報的印刷間里做排字工人。

我們坐在一間頂棚很低的長房間里——这是我們印刷間的排字房。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坐着。陌生人一再坚辞坐在

^① 伊朗有兩個民主政党：（一）伊朗人民党（二）阿塞拜疆民主党。現在這兩個党均已轉入地下。

凳上。他站着，把胳膊肘撑在一大卷紙上听我的故事，不時用將熄的烟卷接燃另一支紙烟。

那天晚上，大家已經离开了印刷間，我正打算趁值夜班的時候看完一本哥倫布航行記，我們的編輯菲達加尔却領了这个人来。

“伽山是以前‘小復仇者’隊里的一个隊員，”菲達加尔簡單地介紹了我。

陌生人向我伸出一只蒼白的大手，他的眼睛在深度的四方厚鏡片后面露出了微笑。

“你可以把一切事情講給这位同志听，”菲達加尔說這句話的時候，已經走進門里。“这位同志正在寫一本叙述伊朗兒童生活情况的書。”

菲達加尔總是來去匆匆的，因此屋子里只留下了我和陌生人兩個人——顯然，由于侷促不安，这位陌生人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而我呢，也不好意思問他。

远处鐘樓上的鐘已經敲了兩下，可是我還在講着。

我思忖着：“誰知道他書里需要些什么資料！”——因此我竭力不略过一件瑣事。我想起了父親的死。他在商人鉄木尔汗的倉庫里做扛貨夫，因为在倉庫樓梯上失足，跌断了脊骨死掉的。在那兒，扛貨夫不得不背着过分沉重的貨包，而梯級又都是腐朽的木板。我講起母親故世以后，老皮鞋匠苏列曼怎样收我做学徒，以及我怎样不得不出走的情形……不，善良的苏列曼沒有赶走我！定皮鞋的胖子米尔—法魯赫的生气威吓了我。一条野狗拖走了他的一只舊皮鞋，米尔—法魯赫起誓說，他一定要把我的皮膚打得像被偷走的皮鞋底那样結实

才罢手。所有駱駝商隊市場^①上的人都知道，米尔一法魯赫的話是言出必行的。的確，只有那些坏蛋才会吓唬人。

後來我遇到了一些流浪兒。他們管自己叫“小復仇者”。他們的隊長是窮人區的庫力。伙伴們幫我向米尔一法魯赫報仇。在一個星期五，我們把他關在駱駝商隊市場的空院子里，對他扔石頭。瞧那個胖掌櫃那麼苦苦地哀求討饒呀！當他發誓永遠不再用一個手指去碰一個赤腳的男孩的時候，他的嗓音是多麼悅耳呀！我們又向其他的掌櫃、管家和他們的東家報仇，我們的父親都在他們那兒幹過活。一個地主裝了一個水管，把附近的水都引到自己那兒去，他不但剝奪了農民田里的水，而且引走了人家煮湯煮茶的用水。我們切斷了他的水管。

我又想起了頭一回被捕的情形。警察把我們全體隊員都趕進了警察局的一間小屋子，預備把我們送進監獄去。可是我們走了運：地毯廠老板依勃拉吉木·阿什拉菲用一條意斯巴干地毯的代價把我們都買了去，因此我們就當了他廠里的工人。

其實，這家工廠跟監牢根本沒有什麼區別。我們既不能出去，又領不到工錢，而且挨打的次數比在監牢里更多。但是依勃拉吉木·阿什拉菲一有機會，仍舊罵我們忘恩負義。

“為了叫你們十個懶貨不吃官司，我花了一條漂亮的地毯！”老板嚷着。“我給你們吃，給你們住！可是你們給了我

① 駱駝商隊市場——一種和客棧設在一起的市場，其中有商店、貨棧、商行等。

什么呢？又懶又坏的活！”接着，他就揮起手杖來。

我們的喀力木會念書。他從什麼地方弄到了一本舊的識字課本，教會了我認識五個字母。此外我們就沒有學得別的東西了。老板知道了我們有一本識字課本，就吩咐把它燒掉。不久我們就和喀力木永別了。我們放火燒工廠，企圖趁起火的時候逃走，可是沒有逃成，給逮住了，關進了監牢。喀力木從一個守衛的手里奪下了一根棍子，想要抵擋一陣。他被關在地下的單人禁閉室里。從此他就沒有回來過……

陌生人在筆記簿上做了一些札記。每次當我停頓一下，想要回憶事件的詳情或只是想要緩口氣的時候，他總是點點頭，好像邀我繼續講下去似的。老實說，我感到有些不大高興。當我出獄後把自己的不幸遭遇講給聚集在駱駝商隊市場里的老蘇列曼、扛貨夫馬茲路木·阿里和其他的熟人聽的時候，他們不像他那樣冷淡，都是很關心地聆聽着。他們愛撫我，東拉西扯地跟我聊天，把我的敵人咒罵了幾千句最可怕的話，並且答應在自己的禱告中追悼快樂而年青的喀力木。

可是那個陌生人只是把另一支紙烟塞在嘴角里，又在自己的筆記簿上做了一些札記。

“關於後來一切情形，您大概已經從菲達加爾那里知道啦，”我幾乎生氣地說。“我們被關進監牢。菲達加爾也在那里。他教會了我們大家讀書寫字。後來，蘇聯軍隊到來了。法西斯強盜逃出城去，獄卒也跟着他們逃走了。人民打破了獄門。現在我已經在早晨報印刷間里工作了四年。要是您對於我的話不感興趣，您可以不必把它寫在自己的書里。但是千萬請您寫上菲達加爾的事情，寫上他把我們教育成人的事

情。”

陌生人微微一笑。在我敘述回憶的全部時間里，他第一次微笑。

“伽山，你年紀輕，”他親熱地說，“因此，你便以為听了人家的故事叫叫嚷嚷的人就是同情者。”

我感到很窘，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只有笨蛋听見了战斗声而站在原處向敵人咒罵的，”陌生人繼續說，“聰明人就不這樣，他一聲不响地拿起劍來，趕緊去幫助朋友……你把你最寶貴的回憶講給我听，我把我最珍貴的一本書送給你。”

他打開了公文包，掏出一本深紅色封面的書來。

“願這本書成為你終生永不分離的朋友。”

這本書的封面上畫着一個騎馬的人，他戴着一頂綴有一顆小紅星的尖頂帽。他手里高舉起一把長長的馬刀，向敵人疾馳沖去。

“這是一本關於勇士的書嗎？”我問。“一本關於像我們神話里所講的那些聰明和有本領的英雄的書嗎？”

陌生人大笑說：

“這本書不是神話，也不是一本關於勇士的書。這是一部小說，講烏克蘭小城里的一個最平常的男孩子，那城的名字我說不上口來。”

“這個男孩子成了一個勇士嗎？”我猜測着說。

年青的陌生人微笑說：

“瞧，這叫我怎樣跟你說呢……他成為偉大軍隊里的一個戰士。他跟同志們在一起的時候，的確是一個勇士。可是獨

个兒的時候……不过他一生中從來沒有單獨行動過。就是因為這點，他是了不起的。”

我還能提出一些問題，可是我的新朋友勸我干脆把這本書看一遍，因為他就是為了要我看這本書才把它送給我的。

我把胸脯靠在排字盤上，一直看到天亮。

我眼前出現了一幅幅外國生活的景色。不同的人，不同的習慣和規矩，可是，相像的地方也真多呀！那里窮孩子的生活也是同樣的困苦，那里有錢人也是同樣地戲弄他們……突然，我覺得愛上了這個名字怪特別的小伙子保夫卡①，我愛他幾乎跟愛所有在我短促而艱難生活中的同伴一樣，像愛庫力、柯蘭、沙里和伽山第一②一樣。

當我看到書上描寫保夫卡怎樣拿着步槍去為新生活作奮鬥的時候，我心里就在想：

“我的遠方的哥哥！你跟我一樣，是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挨餓的孩子。你能成為一個爭取幸福的戰士。那麼，我跟庫力和柯蘭也能成為這樣的戰士。”

難道我們中每一個人的生活不是都使我們有希望成為優秀的戰士嗎？我不由自主地把我的那些朋友和保夫卡聯想在一起，想像他們也參加了書中所描寫的那個事業，那些戰鬥。棕紅色的小沙里！你雖是十七歲，可是看來只有十三歲。但是金塊雖小，它的價值要比一堆干草更貴。講到溜過警察，欺

① 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

② 在伽山加入“小復仇者”隊伍以前，隊里已經有一個也叫作伽山的隊員，所以後來隊員們把這個伽山叫作伽山第一，而把本書的主人公叫作伽山，或伽山第二。

騙生气的小店老板和工厂的監工，誰也比不上你。不論在什么地方——在監牢里也好，在人間地獄里也好（那里虽然沒有魔鬼，但是有依勃拉吉木·阿什拉菲老板），即使在那些流浪日子里，从早晨起不但沒有一塊面包，甚至沒有一滴水下肚，也从來沒有人看見沙里垂头喪气。他簡直不懂得什么叫作垂头喪气。

安靜的大个子柯蘭……虽然你跟沙里的性格完全不同，可是我也像愛沙里那样地愛你。你不但自个兒从來不開玩笑，而且時常由于不懂朋友們是在開玩笑而生起气來。但生气的時間往往只是一二分鐘。的确，我一輩子沒有遇到比你更忠厚的人。沙里很容易地学会了排字，而你却学不会。但是你會那么竭力地要証实，你对我們工作的印刷間是多少有些用处的！

不管什么东西，無論沉重的大卷紙头，大堆報紙、或者材料袋子，一到了你的小手里，看來都不很重，或者甚至顯得很輕。大家管你叫“我們印刷間的運輸工具”。但是你還是感到不滿足。天知道你在哪里学会了粉刷和油漆，你在宿舍里修理好了我們的木床以后，才能定心地望着那不听话的小鉛字——那些沙里会很巧妙地运用而你感到棘手的東西。

庫力……是我們的領袖。他拟定了“小復仇者”的各种最大胆的計劃。在我們中間他最勇敢，最熱心，最有遠見。他不但在沒有進監牢的時候保護着伙伴們，甚至在進了監牢后，為了保護伙伴，還跟監獄官吵架。我們出獄以后，他事事帶頭。菲達加爾有事總是首先跟他商量，而且近來他跟菲達加爾似乎还有什么秘密瞞住我們似的，使我們甚至有些生气。

其他的人，像達米爾、伏耳克—馬米，的確，也都是忠實的伙伴……

……天一亮，我手里拿着書走到院子里去。從編輯小房間的窗戶里，我看見了菲達加爾的夾着銀絲的黑髮。一聽見我的腳步聲，他抬起頭來高興地勸我道：

“小伙子，去休息一會吧！我看出，你整夜沒有睡過。”

我奔到窗前，說：

“瞧，昨天的客人送給我的！”

“我知道的，”菲達加爾笑着朝書上掃了一眼。“客人出了印刷間以後來看過我的。”

菲達加爾不作聲了。他好像在想什麼似的望着我旁邊的某一地方……

他的發紅的眼圈、桌上打開的簿子、寫滿了字的紙張，都說明我們的編輯又是工作了一整夜。

“你累啦，菲達加爾，”我想要猜出我們老師為什麼思慮重重，並且為什麼好像有些發愁似的。“你應該休息一會啦。”

“這跟疲勞沒有關係，”菲達加爾站起來說，“我簡直羨慕你。我看完這本書是在監牢里，在那漫長的等待的期間里。而你看到這本書却是在一些足可以跟書內英勇事迹媲美的巨大事變的前夜。”

“什麼事變？什麼原因？什麼時候？”我用一連串的問題打斷了他的話。

“沒有什麼，”菲達加爾安靜地回答說，“目前不可能預言什麼。一切似乎都是再好沒有的了：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自

由，不久將舉行選舉，我們將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政權，用不着再耽心了。但是地主、商人和官吏都不願這樣輕易地放棄他們的舊生活……”

我們還談了好一會兒。老實說，我不同意老師耽心的看法。但是過了還不到一星期，我就想起了这一次的談話。

一個炎熱的九月里的日子。我們照常在排字房裏干活。從空曠的院子裏傳來的巨大的喊聲，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我們奔進院子去。一小羣農民躊躇不定地向印刷房走去。前面走的是一个老人，留着灰白的短鬚鬚。他的衣服的材料是自織的，上面滿是各種顏色的大補釘。路上的灰塵落滯在老人的眉毛上，使他顯得更年老了。他的同伴也穿着同樣的寬大的羊毛衣服。其中多數都是赤腳的，只有兩三個人穿着舊汽車胎底的樹皮鞋。他們猶豫不決地走着，懷疑地東張西望。

“日安！”老人怯生生地說。“出版報紙的學者先生是不是住在這兒？”

“您問的是早晨報嗎，老伯伯？”我恭恭敬敬地問道。

“老伯伯”這稱呼似乎使老人驚奇了，但是同時他心里充滿了信心。他的眼神顯得更和善了，微笑着用雙手握住了我的一只手。

“正是早晨報，好孩子，正是早晨報！”他重複說。“除了這兒，我們還能上哪兒去伸冤呢！”

老人的同伴們透了口氣，點了點頭，好像在証實他的話似的。

“伽山，有什麼事情？”門裏傳出了菲達加爾的聲音。